

非常经典

凝聚心灵深处文字的力量，绽放永开不败的墨香之花。
名著让我们在岁月的经纬中，将永恒不变的主题继续书写。

小酒店 (上)



[法国] 左拉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小酒店(上)

(法国)左拉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小酒店(上)

(法国)左拉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者

作者简介



左拉(1840—1902),19世纪后半期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一生写成数十部长篇小说,代表作为《萌芽》。

他受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启示,创作一套长达600万字、由20部长篇小说构成的巨著《鲁贡——玛卡尔家族》,反映了法国第二帝国时代社会各方面情况。描写罢工斗争的《萌芽》和反映普法战争、第二帝国崩

溃、巴黎公社起义的《崩溃》最为重要。他还写了三部曲《三城市》、《卢尔德》(1894)、《罗马》(1896)、《巴黎》(1898),以及《四福音书》中的前三部:《繁殖》(1899)、《劳动》(1901)、《真理》(作家死后的1903年出版),第四部《正义》尚未完成。左拉因煤气中毒而逝世于1902年9月29日。他的《小酒店》、《娜娜》、《金钱》、《妇女乐园》亦十分著名。1908年,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以左拉生前对法国文学的卓越贡献,为他补行国葬,并使之进入伟人祠。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64
第三章	125
第四章	191
第五章	249



第一章

小酒店(上)

热尔维丝等着朗蒂埃，已是凌晨两点钟了。她站立窗前，冷风穿透了她短小的胸衣，不由得全身战栗起来，她有些昏昏欲睡，斜靠在床上；焦躁不安的等待煎熬着她，泪水浸透了脸颊。自从她和朗蒂埃在“双牛头”饭店吃过饭后，朗蒂埃便叫她回家同孩子们睡觉；八天过去了，他每天深夜才回家，依他说是在找工作。今天晚上，当她凭窗等候朗蒂埃回家时，远处“大阳台”舞场的十个窗子里射出的灯光映在门外马路黑魆魆的地面上阑珊可见。她似乎看到朗蒂埃走进了舞场，他身后跟着的是那个小阿黛尔，那个擦铜器女工时常与他在同一个饭店

吃饭。此时，她轻摇着双手在距朗蒂埃五六步远的地方跟着他。似乎不愿意在舞场门前耀眼的球形灯光下携手同行，那情形像是两人彼此刚刚从对方的肘窝里抽出手来似的。

热尔维丝一觉醒来，已近清晨五点钟了，她感到身体僵直，腰酸背痛，不由得又号啕大哭起来。朗蒂埃还没有回家。这是他第一次夜不归宿。她坐在床沿上，头顶上是一顶悬在天花板上呈锥状的、褪了色的花布床幔。渐渐地她眼中噙满了泪，用目光环视着凄惨、零乱的卧房，少了一只抽屉的核桃木横柜，三把麦秸垫的椅子旁的小桌子满是油腻，一把缺口水壶放在小桌上。为了孩子们，又在横柜前面加了一张铁床，这一切差不多占去了整个屋子的三分之二。热尔维丝和朗蒂埃的箱子敞着盖摆在角落里。里面没有衣物，只有一顶破旧的男帽压在一些肮脏的内衣和袜子下面；靠墙的椅子背上

搭着一件有破洞的披肩，一条溅满泥的裤子，尽是一些旧衣店的商人们不肯收购的破旧车辆。壁炉台上，两支已无法成双配对的铝铁灶台的中间放着一叠粉红色的当票。这间屋子算得上是这个旅店的上乘房间，位于二楼高低合适且不说，还面对着街道。

此时，两个孩子同枕共眠睡得正香。八岁的克洛德两只手露在被单外面，缓缓地喷着鼻息；艾蒂安只有四岁，一只小手臂搭在哥哥的颈上，梦中还露出淡淡笑靥。孩子们的母亲用被泪水模糊的双眼凝视他们的时候，低声的呜咽又起。她用一条手帕掩住自己的嘴，生怕歔歔之声破口而出。她赤着脚，竟忘了重新穿上脱落的旧拖鞋，又转身倚在窗子上，重新开始了每夜一度的等候，她痴痴地望着远处人行马路。

这家旅店坐落在小教堂大街上，左边是鱼市巷。这座三层楼的破旧房子墙面被漆成了酒红色，每层都有百



叶窗,不过已被风雨侵袭得精巧了许多。门前的两个窗子之间的一盏星形玻璃招牌上面嵌着黄色的大字:“好心旅店,店主马尔肃耶”,因为长期的霉变,石灰墙面已斑斑脱落。热尔维丝的手帕仍然捂在嘴上。由于那块招牌灯遮住她的视线,于是她踮起脚尖向右边望去。看到了洛西雅尔街的尽头,那里成群的屠夫们穿着染血的围裙,站在屠牛场的门前;凉风袭来,不时地把被屠宰畜生的腥臭气味送进她的鼻孔;她把目光转向左边那条长饰带形的马路,她把视线停留在那所拉里布齐尔医院的白色建筑上,那医院正在建筑之中。她慢慢地来回眺望,视线终于移到了入市税征收所的墙壁上。入夜后,她时常听到这堵墙后传出被谋杀者的惨叫声。她用眼睛搜寻那些黑暗、僻静、阴冷、潮湿而污秽的街角。她惧怕窥到朗蒂埃被刀子戳穿肚子的尸体。当她抬起眼睛向那围绕着这个荒漠绑匪般都市的一望无际的灰色城



围望去时，猝然，一道闪光，那太阳下的尘埃充满了天空，一道带着巴黎喧嚣的晨光出现了。她最终还是把眼睛转向了鱼市巷，伸直脖颈，在苦闷中自我排遣地望着从蒙马特高地和教堂街上走下来的人群，其中有三三两两的牲畜。货车在人市税征收所的两座低矮的建筑之间川流不息地来来往往。那些成群的牛羊不时地阻断了路上的行人。络绎不绝的工人们肩上扛着工具，臂下夹着面包，熙熙攘攘的人流不断地冲进巴黎。然后又被不断地淹没在茫茫大海般的都市之中。当热尔维丝似乎觉得在人流之中瞥见朗蒂埃的当儿，便冒着跌下楼去的危险，向前更深地探出身去。但是随后她又用手帕紧紧地堵住了嘴，像是要把痛苦压到心底里去似的。

小酒店
(上)

一个年轻人尖锐的声音使她离开了窗口。

“您先生不在家吗，朗蒂埃太太？”

“可不是嘛，古波先生。”她勉强满脸堆笑著作答。

住在旅店顶层十法郎一间小屋中的铎工名叫古波。

他肩上挎着一只口袋，看见热尔维丝家门上插着钥匙，便像一个熟悉的朋友一般径直走进屋去。他又说：

“您知道吗？现在我在那个医院里干活儿……嗯！瞧呀！五月的天气多艳！可是早晨的风，还真有些刺骨哩！”

他边说边注视着热尔维丝被泪水浸红的脸孔。当他看见床上依然平整的被褥，便轻轻地摇了摇头；来到孩子们的床前，他看到两个小天使般的孩子面色红润，正香甜地睡着。他压低声音说：

“唉！您先生不太听话，是吗？……别难过，朗蒂埃太太。他热衷于政治；前些天人们选举尤金·许^①的时候，据说那是个好人，朗蒂埃为选举之事几乎发疯。也许他昨夜与朋友们在一起痛骂那个下流的波拿巴呢。”

^① 尤金·许(Eugene Sue, 1804—1857)是法国通俗小说作家。

“不，不，”她低声而吃力地说，“他并不是您猜想的那样，我自然知道朗蒂埃在什么地方……我们女人有自己的烦恼，大啊！”

古波闪动着眼睛，表示出他并不为她的哄骗所动。他临走时对她说，如果她不愿意下楼，他十分情愿替她买牛奶。这位既美丽又善良的女人如果有一天有了难处，也许会求他帮忙的。古波的脚步声消失后，热尔维丝又重新凭窗远望起来。

城门口处人群牲畜的脚步声和蹄子声响在清晨的冷风中不绝于耳。那些穿蓝色衣服的是锁件工；穿白色衣服的是些泥水匠，那些大衣里露出长工作服的当然是油漆匠人喽。远远望去这群人色泽浑浊，俨然是一片混沌的土灰色；其中淡蓝色和灰黑色有些刺眼。不时地有工人停了脚步，重新点燃熄灭的烟斗；周围的行人面无表情，匆匆而行。人们既没有欢笑，也不向同伴递一句

话，土灰色的面孔都朝向巴黎。鱼市巷如同一张血盆大嘴把行人一个个地吞进去。鱼市巷两头的转弯处，两个酒店老板正在打开门脸板，于是便有许多人放缓了急匆匆的脚步。未进店门前，他们先在人行道上踱着步，斜着眼睛瞅瞅巴黎，松弛一番双肩，似乎这就是一天自在的消遣所在了。酒吧柜台前，三五成群的人站在那里喝着酒；一个个都显得恣意妄为，酒客们挤满了店堂。吐痰声、咳嗽声带着酒杯中清亮的烧酒一杯一杯地润着他们的喉咙。

热尔维丝向马路左边看去，像是又看见朗蒂埃走进了哥伦布大叔的小酒店里。此时，一个没有戴帽子，带着围裙的胖女人站在楼下的街道中央问她：

“这不是朗蒂埃太太嘛，您起得好早啊！”

热尔维丝向前探了探身子说：

“呀，是您呀！博歌太太！……哎！您瞧，今天我有

一大堆活儿要干呢!”

“可不是嘛,总有做不完的事情,是不是?”

于是一个依着窗子,另一个站在楼下相互攀谈起来。博歇太太是楼下“双牛头”饭店的门房。有许多次热尔维丝在她的门房里等候朗蒂埃,以免独自和那些用餐的男人们在一起。那女门房告诉热尔维丝,说有一个职员要缝补一件礼服外套,门房的丈夫没能把衣服取来,所以一大早她特地去了离这里不远的炭市街,趁那个职员还未起床时找到他。后来她又说起昨天晚上有一个房客半夜引了一个女人进来,一直闹腾到夜里三点钟,扰得大家睡不好。她一面鼓着长舌,一面用狐疑的目光审视着热尔维丝,像是专为探听消息来到窗下一样。她忽然问:

“朗蒂埃先生正在睡觉吗?”

“是的,他还没有起床。”热尔维丝回答时不由得涨